

鄉詩集·呼吁

宏智書店印行

洪天賜教授捐贈

四之集詩絮絮

吁 呼



ssh

17.5.1970 M.U.

宏智書店印行



呼 吁

絮絮著

宏智書店印行
81, Wai Ching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港幣一元六角

目次

愛與恨

一

你們是鋼鐵

三

白髮

五

號手

六

失業者

九

他又高舉起灰色的酒杯

一三

紳士的下場

一五

教師節有感

一八

懷湘萃

二〇

我走進了記憶之園·····	二三
懺悔·····	二五
諺智慧開出花朵·····	二七
呼吁·····	三〇
青草·····	三二
美妙的詩·····	三四
銀婚紀念·····	三六
船·····	三八
播種者·····	四〇
飛·····	四二
偏見·····	四五
輓陳校主嘉庚先生·····	四六

送殯·····	四九
火災·····	五一
文明·····	五三
在路上·····	五五
憶亡友子遊和幻鈴·····	五八
世紀末的歪風·····	六〇
在醫院裏·····	六三
禱辭·····	六五
寂寞·····	六八
向病魔宣戰·····	七〇
新生·····	七二
可貴的友情·····	七四

清晨

七六

清晨（二首）

七八



愛與恨

年輕時我心裏裝滿了熱愛，

像春天的播種者，

把愛撒在黑的土，綠的海……

也許泥土底心，像鐵塊，

而海永遠在奔騰澎湃，

愛底種子茁不出苗來。

而今我頭上白髮婆娑，

心裏裝滿的是詛咒和憤怒，



我要把世界點上一把火！

爲什麼世人偏喜撒旦底謊言？

像蛇底舌尖常流着毒涎。

——黑夜裏已喪失了伊甸！



你們是鋼鐵

——贈華中高中畢業班同學

你們是鋼鐵，

在時代的洪爐裏，

曾經千錘百鍊。

打成一把鋤頭也好，

一粒螺絲釘也好，

可不必埋怨。

去！到大學去，

去發掘宇宙的真理，



去探求人生的真諦。

去！到工廠去，

到農場去，到小學去……

去把生命獻給社會。

拋掉知識份子的包袱，

拋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

去合力爭取祖國的獨立。

你們是鋼鐵，

你們是新血，

去，去把建國的重擔挑起！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五日

白髮

似一匹征戰了五十年的老馬，
在風沙中飄拂着銀灰的長鬣。

似一棵閱盡滄桑的古木，
咀嚼着春夢裏的風華。

青春的憧憬散成一片晚霞，
無邪的童心碎作一陣飛花。

無須對鏡嘆息也不必驚訝，
彭祖老聃也不過是一剎那。



號手

——寄友老珍

一

你吹起了一聲號角，
逐走了夜魔，
叫醒了黎明。

號聲捲一陣風，
飛越了山岳，
震撼了南溟。



號聲拖一把劍，

砍斷了奴隸的鎖鏈，

鑄出了自由。

噢！落一陣赤道的冰雹，

號角的聲沈了！

劍芒的光滅了！

二

你底呼喚化一隻鴿，

穿過了我回憶之門，

銜起了泥裏的青春。



不倦地飛向真理，
歡呼着飛向彩虹。

爲一陣風暴所拆散
你飛到了自由的彼岸，
我仍在海空中徬徨。

誰說我們老了
我們有不老的歌喉，
將永恒爲真理而歌唱！



一九六〇年十月

失業者

一

哀愁的蛇纏住妻子的眉梢，
飢餓搾出了一片兒女的哀號，
他急急逃出了鴿籠般的家，
茫茫然躑躅在街頭。

是什麼風吹倒了頭家的店舖？
是什麼運叫他空起了雙手？
他是一個忠誠良善的市民，



爲什麼會遭受飢餓的痛苦？

一輛輛豪華的汽車馳過身邊，

一張張嬌媚的笑靨晃過眼前，

一聲聲爵士樂在耳邊打旋，

一陣陣酒肉香在暮色中泛濫。

他茫然躑躅在街頭，

心中湧起了一串的問號；

憤恨和悲哀化一陣濃霧，

迷失了方向，不知朝哪兒走！

二

夜深沉，人聲車聲漸漸地寧靜，



他瘦長的影，橫過了街心；
拖着沉重的步伐踏進家門，
彷彿荒塚間寂寞的幽靈。

在黑暗中張大着失神的眼，
啊！今夜他不免又一次地失眠；
這世界淒涼得真似荒塚，
他底靈魂已變成了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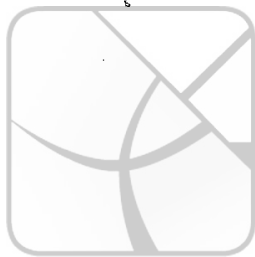
「啊！你回來了，阿仔的爹，
難道我們犯了不可赦的孽？
二房東，雜貨舖，又來逼討，
這日子究竟要怎麼過？」

他底心忍受着千刀萬剝，

回答是一片可怕的沉默。

第二天報上登了注目的新聞，

「單邊街」又添了一個跳樓的冤魂。



一九六〇年十月廿二日

他又高舉起灰色的酒杯

他又高舉起灰色的酒杯，

一杯又一杯灌下了白蘭地；

兩眼噴出了哀憤的火，

要將這污濁的人間燒燬！

他是一個勤謹的小夥計，

清早來上工黃昏才歸去；

只求妻孥三餐吃得飽，

這慾望難道上天也不許？



美麗的妻子卻不甘清苦，
她受不了汽車洋樓的引誘；
她說他只是一隻醜陋的烏鴉，
不能馱她飛上那水晶的天都。
有一天她跟姦夫跑了，
把丈夫和兒女拋下了地獄。
他無言地時時擎起酒杯，
想在昏迷中忘卻自己！



一九六〇年十月

紳士的下場

他本是一個聰明的小夥子，

後來居然爬上了紳士的隊伍，

名片上印了一大堆頭銜：

省府議員，報社社長，銀行董事……



他蓋起了摩登的洋樓，

金屋裏當然也得藏嬌；

當他走過了街上，你瞧，

多少人向他打着親熱的招呼。

親戚朋友都投以羨慕的眼光，
他自己也免不了趾高氣揚；
多少父母勉勵他們的子弟，
都把他當作做人的榜樣。

誰料有一天時代起了風暴，
地底下伸起了粗獷的拳頭；
紳士們紛紛向天涯亡命，
不知怎麼他卻下了黑牢。

啊！十年了，他雖然沒有死，
卻失去了最寶貴的自由；



聽說他整天在挑土、打石頭，

說是一塊頑鐵要加以改造。

試問你聽了這故事作何感想？

假如他是你底親戚朋友。

你是否說是咎由自取？

或是輕輕地搖一下頭？



一九六〇年十月

教師節有感

是誰點起了智慧的燈？

瞎子的眼都看到了光明；

是誰搖起杏壇的木鐸？

聾子的耳朵也聽得清。

是誰吹起了熱情的牧笛？

毒蟒雄獅都變成了雅馴；

是誰燃起了理性的洪爐？

把頑鐵也鑄成了鐘鼎。

是誰栽出了璀璨的花朵？



文化的沙漠變成了綠洲；

是誰搥起時代的戰鼓？

奴隸們都得到了自由。

啊！是你，是你，一切都是你，

你這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但是除了輕蔑、疲累、貧困、疾病，

你又得到了什麼應得的報酬？

啊！多麼炫眼動聽的名詞：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你搾的是奶，喫的是草，

不過只是一隻帶軛的牛！



懷湘苹

我們濶別了七千多個日子，

好像被隔絕在兩個星球。

人生原是彳亍在沙漠上的駱駝，

朋友，你是否已找到了綠洲？

你還記得集美居仁樓的聚首？

你還記得鰲頭宮黃昏的散步？

你還記得江灣寒風中的漫遊？

你還記得薌江街頭每日的携手？



你還記得酒樓上痛飲的豪情？

你還記得那多情的啜泣嚶嚶？

你還記得藕江湖畔的三兩倩影？

你還記得那一串銀鈴的笑聲？

你底筆尖寫下了多少詩篇？

你底柔情結下了多少繾綣？

你底指頭燒掉了多少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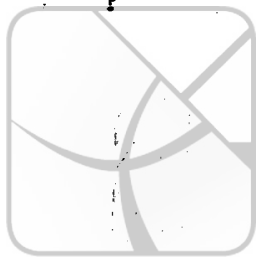
你底雙腳又走過了多少峻險？

我是那喚過長空的孤雁，



被一陣朔風送到了南天；
青春與憧憬化一抹淡烟，
雙鬢綴上了繁霜點點。

人間是一片無垠的大漠，
我們是被風沙隔絕的駱駝；
燕子可以飛回昔日的舊巢，
我們可不能摘取舊夢的花朵？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夜

我走進了記憶之園

我走進了記憶之園，

一切色彩都褪了鮮妍，

是誰偷去了荷花的暈紅？

誰又剪碎了綠柳的繾綣？

黃鶯蹙損了雙眉，

怨誰弄斷了她底冰絃；

清溪瘖啞了歌喉，

碧波上失去了蝶影蹁跹。



慈愛的心田堆滿了嚴霜，

安琪兒也折斷了翅膀，

你聽，那可是友情的呼喚？

不！那祇是虎狼的詭罔。

誰能舉起畫聖的彩筆？

把紅霞塗上陰沉的西天；

誰能吹起巫師的魔笛？

召回迷失的無邪的童年。



一九六〇年十月

懺悔

「是什麼力量令你着了魔？

把生命擲在方城中消磨。」

「是一周工作後的疲累無聊，
像一條遠航的船靠進了港口。



「噢！這不過是飲酖止渴，
只有懊惱，哪會有快樂？」

「不知怎麼變成了糊塗，

竟像那撲火自焚的飛蛾！」

「算一算還有多少日子在世上，

在人生途中是不是空跑了一趟？」

「噢！雙鬢已皤，日子無多，

得趕快叫生命開出芬芳的花朵！」

「這就是了，回頭是岸，

快把生命之船駛離了暗灘！」

「讓過失掩埋於懺悔之塚，

把詩篇爲光明而歌頌。」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日

讓智慧開出花朵

——祝本邦國家圖書館開幕

誰敢再說

這兒是文化的沙漠？

你瞧，人民的智慧，

已開出了燦爛的花朵。

這是一條思想的大河，

閃爍着激盪的金波；

以它清澈的聖水，



滌盡人間的自私和隔膜。

把智慧的種子隨處散播，

而華巫印三大民族的乳汁，

融成了最豐富的養料，

然後結出「默迪卡」的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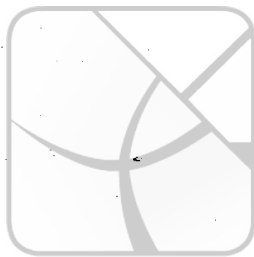
這是一條思想的大河，

來！快來吮吸無比的聖水，

讓種族主義者睜開睡眠，

讓團結的橋通向天國。

來！莫分膚色，莫分種族，



來吮吸這大河的聖水，

把人間的伊甸再造，

新加坡，讓萬民爲你謳歌！

誰敢再說

這兒是文化的沙漠？

你瞧，人民的智慧，

已開出了燦爛的花朵。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呼 吁 一

你們，從地獄闖出來的妖魔，

爲什麼不斷製造糾紛和廝殺？

人性是否給貪慾所俘虜？

像陽光被蒙蔽了一片濃霧。

爲什麼儘想自己版圖的顏色，

無鑒地把別人的土地亂塗？

爲什麼用謊言改編了字典，

把侵略說成了「防護」？



你瞧，宇宙本來是多麼和平！

萬物本來是多麼自由！

山和水由這洲伸展到那一洲，

雲和鳥在空中自在飛自在遊。

請趕快從迷夢中清醒！

趕快洗去屠刀上的血腥！

萬物的幸福是在於自由，

人類的最高理想是和平。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廿四日

青 草

一片油綠繪出了自然底秀麗，
無限歡欣透出了宇宙底生機，
如果你願意投向它底懷抱，
你便體會到愛，體會到歡喜。

從屋後蔓延到屋前，
從水涯迤邐到天邊；
晚風中飛揚着綠色的歌聲，
朝陽下閃爍着稚子的笑顏。



它不怕石頭的重壓、牛馬的踐踏，

也不怕火的燒、刀的割，

它從裂罅間、蹄爪下，

迎着春風，又伸出了嫩芽。

我想你和我有同樣的意念，

把靈魂融入那油綠的一片，

在永生中飄送着歌聲，

在無窮裏閃爍着笑顏。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美妙的詩

我愛詩，我愛詩的世界，

因為它充滿了美，充滿了和諧；

宇宙是一篇最完美的詩，

山水花鳥風雨……都是它的音階。

我喜歡山的莊嚴，水的活潑，

我喜歡花的彩色，鳥的清歌，

我喜歡風的怒吼，雨的啜泣……

我和宇宙交融，分不出你我。



我愛詩，我愛詩的世界，
因爲它充滿了美，充滿了和諧；
人生是一篇最悲壯的詩，
悲歡離合……都是它的音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銀婚紀念

時間無情的脚步，

邁過了寥廓的宇宙，

新的在生長，老的在枯朽。

但不朽的是我們的愛，

雖然磨煉了二十五載，

生命的曲調，永恒和諧。

忍受了一串的禍患憂愁，

像酒樽裏的雙鮒，



祇用口沫互相沾濡。

服膺先哲的遺訓，

安份守己抱樸葆真，

「富貴於我如浮雲！」

世紀末的風吹過愛河，

不知起了多少惡浪險波，

而我們的愛卻顛撲不破。

時間無情的脚步，

邁過寥廓的宇宙，

生命雖漸老，愛情卻不朽。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廿九日

船

你瞧，海上泊着多少的船，
有喜歡舞蹈的舢舨，
有莊嚴不動的戰艦，商艦，
也有慣於冒險的帆船……

它們溝通了人類的靈魂，
造成了都市的文明，
卻也帶來了殘酷的戰爭，
又帶走了多少情人的心。



它們戰勝了狂風暗礁，

也征服了駭浪驚濤，

它們的天地多麼遼闊，

它們的精神多麼雄豪。

你可願意化一隻自由的船？

脫離塵寰的一切羈絆，

也遠離了罪惡和戰爭，

渡向快樂和平的彼岸。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播種者

撒吧！撒吧！

你熱情的播種者，

把五穀的種子撒下，

把花草的種子撒下。

莫埋怨土地的磽瘠，

莫顧忌蛇鼠的糟蹋，

撒吧！撒吧！

把光明和希望的種子撒下。



莫讓荊棘塞了道路，

莫讓蕭艾蔓延遍野，

看明天朝陽笑紅了臉，

沙漠上開滿了鮮葩。

朋友，爲什麼

憂鬱在你眉梢太息咨嗟？

憤怒在你額上的青筋裏爬？

你是否看到了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

飛

——贈一九六一年度華中高中畢業同學

飛，

飛向太空，

飛向鴻濛……

像鵬，

搏扶搖而直上，

飛向水晶的仙鄉。

拋棄自私，貪婪，殘忍……



像蟬，蛻化了皮囊，
創造新的生命。

飛，

飛向太空，

飛向鴻濛……

在雲端，

放出雄渾的歌聲，

鞭醒世人的迷夢。

從高空，

觀察宇宙的神祕，



探討生命的真諦。

爲大眾，

當一名探險者，

飛向鴻濛……

像鵬，

振起垂天的羽翼，

冲向太空。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

偏見

畫眉鳥在宛轉吟咏，
喚醒了冬眠的春神；

烏鴉卻在笑呵呵：

「噫！這算做什麼歌？」

鳳仙花在微風中招展，

粉蝶兒繞着它翩翩；

狗尾草在拈酸吃醋：

「哼！有誰像我們的風姿？」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八日

輓陳校主嘉庚先生

天上殞落了一顆巨星，

人間逝去了一位偉人；

巨星的光芒雖然泯滅，

不滅的是偉人的英名！

你雖是一位百萬富翁，

卻並不爲富不仁；

別人歛財用來享樂，

你卻散財用來樹人。



你在祖國創立了集美廈大，

那宏偉的規模誰不稱誇？

數十年來培養了多少人材，

春風桃李開遍了天下！

當祖國受到法西斯的侵略，

你喚醒並領導了數百萬的僑胞，

南洋的籌賑會到處林立，

你還不辭勞瘁到前線去慰勞。

你在海外也創辦了華中——



這是一座維護僑教的堡壘；

多少青年將步你的後塵，

不斷地闡揚中華文化的精髓。

我原是一個窮人的子弟，

也榮幸地沾了你的恩惠；

啊！安息吧，你偉大的英靈，

你將永生在無數後生的心裏！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陳校主逝世的第三天。

送殯

——悼同事許惟經

你也許訝異爲什麼

這送殯的隊伍這般冷落？

因爲這死者是一位教師。

棺材後跟着一個少婦，

還有一羣稚弱的孩子，

你也許訝異爲什麼死者甘心撒手？

不！他何嘗願意早死，



但他工作過度患了肺病，

因爲他是一位教師。

如果你妬羨教師生活寫意，

請你來看看這送殯的隊伍，

也許你會落下一滴淚珠。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火 災

是誰把火神放出了鐵籠？

讓它闖下滔天的大禍！

這兇手爲什麼喪心病狂？

逮住他，切莫輕輕放過！

一條油繩飛上了亞答屋頂，

馬上化成了數十條火龍，

乘着風翻一翻身，

大地染上一片血紅。

血海裏冲出一陣哀啼，



瞧！這可不是人間地獄？

剎那間毀滅了多少生命，

多少財產 和多少屋宇！

火龍伸着染血的舌頭，

瘋狂地舐過一村又一街

儘管救火員落着汗雨，

水龍卻都失去了顏色！

火神肆虐了七八小時，

兩萬多人無家可歸，

怎忍看婦孺們啼泣不休，

人人自動伸出援助的手！



文明

大都市是一個糞坑，

無數蛆蟲在推波逐浪。

廿世紀的章魚尾尾相追，

臀後爭射出一般黑屁。



突然，一聲「嘖」夾一聲「滾喇」！

一陣騷擾帶一陣驚呼：「車禍！車禍！」

難道生命是一塊冥頑的石頭？

不！不！你瞧，那兒迸射着血肉的花朶！

殞星落在慈母的溫懷，

死了光，死了色，也死了整個世界！

智慧投出了一根文明的金箭，

箭端閃着冷冰冰的鬼眼。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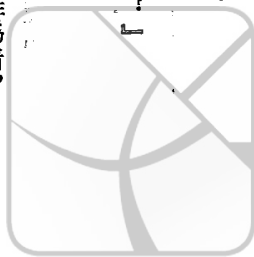
在路上

在路上，偶然遇到一個少女，十分面善，卻記不起她是誰。

「阿叔，十年不見了，你好？」
她笑迷迷地先打了招呼。

「你是？……」我實在感到難爲情，在記憶的腦海裏撈不起她的芳名。

「阿叔，我是阿花，十年前，我們不是同住在一間屋子的嗎？」



「啊！原來是阿花，你們好嗎？」

一根幼苗竟然長成了一朵鮮葩！

「唉，別說了，十年間的變化太大！」

一片烏雲，忽然飛上了她的雙頰。

「怎麼？……你爸爸好嗎？」

「爸因為失業，六年前跳樓自殺！」

「你媽媽呢？是不是還住在老地方？」

「不！二房東老早趕我們搬了家。」

「你還上學嗎？英文唸到多少號？」

「不！我已輟學好多年了！」

「那你，一家人，怎麼，過活？」我的舌頭硬化。

「媽叫我去當舞女，我只得聽她的話。」

「你們住在哪兒？現在要上哪兒去？」

「我們住在牛車水；我正要去探望媽媽。」

「怎麼，你媽媽不住在家裏？」我真驚奇。

「媽媽上個月發了瘋，關在板橋醫院裏。」

「啊！……」我再也說不出話！

「再見，阿叔……」她趕快掏出了手帕。

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一日

憶亡友子遊和幻鈴

今夜，天空黑得像墨，

只幾點星星，

洩漏了宇宙的祕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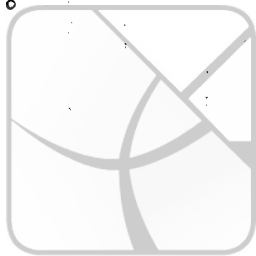
那不是星星，

那是你們苦笑的音符，

我依稀聽到三十多年前的哀訴。

但是，故鄉已經黎明，

那不是苦笑的音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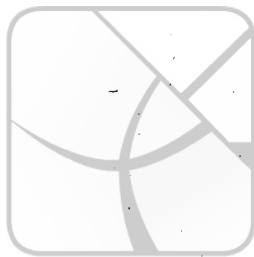


我依稀聽到凱旋的歌聲。

今夜，天空黑得像墨，

只幾點星星，

我瞧到你們血淚點化的花朵。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世紀末的歪風

世紀末的歪風，

把「繆斯」點化為烏鴉，

那不祥的呼聲，

震聾了青巒，

震溷了清流，

震落了鮮花，

又震黑了彩雲，

而新鮮的空氣頓成污濁，

墓穴下升起一陣囂語，



白日下羣魔在狂舞，

聽，那是什麼？

——是披頭四之歌。

世紀末的歪風，

把『丘比特』點化為蕩婦，

那妖冶的媚眼，

沉淪了情操，

酖毒了靈魂，

扼殺了羞恥，

顛倒了人倫，

色情的浪潮快毀滅了宇宙，



那兒有「娜亞」的方舟？

避孕藥在美洲暢銷，

噢，誰是主顧？

——是大學中的阿嬌。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在醫院裏

像一陣颶風掠過，

一棵棵樹木倒在地上，

枯萎，乾癟，呻吟，嘆息，

一個個病人躺在榻上。

或因操勞過度，

或因失於營養，

或因餐風宿露，

或因心靈創傷。



夜裏燈光黯淡，

病魔的羽翼煽動作响，

死神猙獰的影子，

復在天花板上翱翔。

生的意志燃起了烈焰，

每個迸射着反抗的目光，

每個榻上舉起求援的手，

啊！這可不是生與死決鬪的沙場？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禱辭

噢！爲什麼我的感情
竟像枯葉般脆弱？

爲了保持健康，不得不
剪滅那不知名的病魔，
但在赴醫院的路上，
酸淚不禁簌簌滾落！

我相信我是正直，熱情，
在暗室裏也不會欺人，



噢！上帝爲什麼偏偏

給我以過重的責罰？

叫撒旦侵進我的肺部，

威脅我以喀喀的冷笑！

噢！五十多年來，不知多少

憂患，痛苦，恐懼，交迭地

把我的生命當做箭垛。

但我以正直熱情的盾牌，

抵擋人世一切的迫害。

我把整個生命獻給了繆斯，

要燃起世人心中的熱愛！



像一隻鷓鴣，在風雨中

以摯情編織了溫暖的窩，

上帝啊！請憐憫我這一點愚誠，

以你無邊的威力，爲我

剪滅那威脅我的病魔，

讓我繼續享受那溫暖的窩！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於天主教醫院

寂寞

日子像蝸牛

爬行在荒涼的大漠；

我心中空虛得什麼都沒有，
除了那寂寞。

過去已經逃得遙遠，

再也無從捉摸；

只寄希望於未來，

它是一個新生的嬰孩。



還是多寫一些詩篇，

歌頌繆斯的真情熱愛；

噢！何必作無謂的擔憂？

一切任「運命」去安排！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午後於醫院中

向病魔宣戰

一切親友的愛，

在我胸中燃燒，

任何頑固的病魔，

都將在火燄中焚燬！

一切親友的愛，

化爲我心中滾熱的血潮，

來吧！無情的病魔，

一下子要把你沖倒！



在今朝，我才領會

親友們摯愛的力量——

那是熱，是火，

使我的生命爆出了光芒！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新生

把生命中一切

衰弱的枯朽的摧毀，

主啊！請賜我以寶血，

讓我的生命發出新的光輝！

我在人世的任務還沒有完，

我要寫下更多更美的詩篇；

到處是烽火，到處是呻吟，

我要喚回迷失的春天！



主啊！你也許

笑我藐小，斥我狂妄，

縱然是小小的螞蟻或蜜蜂，

牠們也都有一份理想。

生命既然來到人世，

就應該體會造物者的意旨；

好像秋蟬蛻去了舊壳，

讓新的生命迸出更烈的光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

可貴的友情

一羣舊雨和初晤的朋友，

相約抽空來醫院探望，

懇摯的慰言隨着熱烈的祈禱，

使我灰暗的心燃起熊熊的火光。

世人的災難何以綿綿不斷？

是否上帝要隨時給人以磨煉？

像一條小船在黑夜中航行，

隨處都有那看不見的險灘。



在人生的戰場上，

我一向孤軍作戰，

料不到在眼前，

湧現了一羣友伴。

我將鼓起海燕般的勇氣，

飛越那險惡的波濤；

今天雖然洒着惱人的雨，

陽光的金箭就將出現在明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

清 晨

阿波羅擲出第一支金箭，
劃破了夜的虛偽和陰險。

被欺侮的靈魂已經醒來，
全身赤裸，似初生的嬰孩。

把記憶丟下垃圾桶裏，
舊的世界已經發霉。

我已看厭舞台上的小丑，



一脚踢去了他的面具。

來吧！披着虎皮的狐狸，

你瞧！這是一把莫邪，並不是筆！

我是二十世紀的鍾馗，

這不是詩，是伏妖的靈符！

我是阿波羅擲出的第一枝金箭，
在晨空中刻下响亮的詩篇。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清晨

清 晨（二首）

一

夜魔已被放逐，

阿波羅駕着神駒，

巡行於寥廓的太空。

是誰撒了滿天清芬？

是誰把花草洗得如此明淨？

——到處微笑着新的生命。

昨夜那草叢間浮着幽靈，

蟋蟀在太息，蛇在舞蹈，



而梟鳥吐一串咯咯的冷笑。

孱弱的靈魂在戰慄，

它被拒於夢鄉的門口，

只虔誠地在心中禱告。

當阿波羅的金箭，

第一次在黑暗中閃爍，

它便在林間舞臂歡呼！

啊！宇宙是如此和平，

昏迷的都已蘇醒，

痛苦的也得到新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

週遭是一片和平，幽靜，

市虎還關在夢裏，

惟聞細碎的鳥語蟲鳴。

空氣以柔滑的纖指，

拭淨了我心上的浮塵，

難道我是遺世的淵明？

一切人世的重負，

似黃葉般自故枝跌下，

我的心比片羽還輕。



烽火滅了，呻吟止了，
收音機送一陣柔和的曲，
這歌手應是詩神。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清晨